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人君繼世踰年改元自是循數以編年雖久而不易至漢孝文改後元年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一世而屢易或一歲而再更記注繁蕪莫可勝紀乃知春秋編年為萬世不易之法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桓公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自外皆無王故傳據以發問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弑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

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繼故而書即位則爲與聞乎弒何也以無哀先君之心故泰然而行即位之禮也桓公之書即位與文成襄昭同何以知其與聞乎弒也隱公之薨不地不葬則不以道終顯然矣桓之篇十四年春不

書王以王綱不振故簒弑之賊得泰然而安於其位也元年書王以踰年即位正王法當行之日也然則公羊氏所稱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者非乎非也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隱之立正也其欲授桓實讓而非攝也隱讓而桓弑罪不容於誅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

鄭伯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蓋知桓之篡逆意不自安特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締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要求欲以定其位故書公會鄭伯會者外為主言鄭志也

鄭伯以壁假許田

左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壁假許田為周公

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假璧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使若暫假借之辭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古者諸侯朝于天子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天子以諸侯遠來朝爲告至之須當有所止宿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外之田畝多邑內之家數少則稱田）邑多田少稱邑（邑內之家數多邑外之田畝少則稱邑）

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泰山非鄭竟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用見魯之

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擅相易則知朝祭並廢

隱公八年鄭來歸祊本欲易許田也魯受祊而未與許田以祊薄於許也及桓公弒立鄭伯乗其位之未定復要許田而加璧以請焉知桓方自危不敢不從也其不曰以璧易而謂之假者為國諱惡且示有歸道也桓乃無父無君之人則棄先祖之地廢朝覲之禮會不以動其心宜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杜注近垂地名當在今山東曹州附近

左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鄭伯先爲垂之會以求許田公既以許田委鄭而因欲固鄭好以自安故復爲此盟書公及魯志也

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則朝陳而請覲于王曹負芻弑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于戚而執之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所

懼者天子之征鄰封之討耳天子而許之覲鄰國而與之會則可安於其位矣此衰周之亂政也魯自隱公以來與齊鄭親鄭伯數假王命以興師戰克攻取諸侯畏之故桓公不惜棄先祖之地以求為此盟而又求昏於齊以自固也至鄭伯之惡則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秋大水此書水災之始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雨自上而下浸潤于土陂障下

地可使水潦傳焉平原高地不應有水而云出水者水不入于土而出于地上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水災陰沴之發也大者非常之詞書大水則害禾稼毀廬舍不待言矣書時不書月以見泛濫為害歷時未平也變不虛生蓋可忽乎哉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

附録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

左傳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大夫氏督名宋戴公孫孔父宋大司

馬父其名穀梁以父爲字謚非也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元年書王簒弑之賊踰年即位而臨臣民王法宜

急施也二年復書王喪期未畢猶冀王之能討也

過此而不討則終無望矣故三年以後不復書王也先儒以爲正宋督之弑義亦可通但二百四十年他國有簒弑之變未嘗不書王則非春秋之本旨也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從君而死曰累）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仇牧事在莊十二年荀息事在僖十年）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穀梁傳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扞禦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孔父既死而後殤公弑先書弑君者督有無君之心而後敢加亦於孔父也書及其大夫褒死節也

孔父不能早正殤公之德預遏華督之姦而春秋褒其節何也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其正色立朝實足以衛宗社而怵姦邪不可以變出意外而遂没其節也觀華督及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類皆與君偕死而不書則知書者皆春秋之所予矣

滕子來朝

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所貶也王政之不行於諸

侯久矣何以能加於滕小國猶有聽命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滕子爲三皆微國也大國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復書伯亦時王進之也或以爲孔子之褒貶非也諸侯之惡有大於三國者矣何以不貶以是知其不可通也按卓氏爾康曰灌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黴朝皆黜焉則信而有徵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

歸德府境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言立以為卿宋殤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嘉孔父字督

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

隱三年出居于鄭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之鼎故名郜大鼎郜杜注國名濟陰城武

縣東南有郜城蓋郜有二城南郜城則為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北郜城則為郜國俱在山東城武縣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傳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目指斥也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謂觀魚之事隱賢而桓賊也桓篡弒與宋督同惡相濟故賤不為諱也

穀梁傳 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取不成事之辭若云宋亂本不可成桓實强成之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桓弒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

會未有言其所為此特言所為者蓋事關世變篡

弒之禍接迹天下自此會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卒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而督遂世為國卿亂臣賊子自是泰然無所忌憚矣春秋諱國惡獨此直書公會以桓公身為大惡諸侯不能討其亂而反與共會成宋亂乃人道之極變也春秋特書所為者二此會與澶淵之會是也蓋不書以成宋亂則此會疑謀討華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謀討蔡般此所謂大

義數十炳如日星聖人直書以著襃貶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

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清廟肅然清淨之稱茅屋以茅飾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為席大

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衮

冕黻珽衮畫衣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幅今之行

幐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爲複履　衡紞紘綖　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　昭其度也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鞶厲游纓　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文如斧黑與青謂之黻文如兩已相背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　昭其物也　示器物不虛設　鍚鸞和鈴　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昭其聲也三辰旂旗　日月星爲三辰畫于旂旗　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

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洛邑而遷九鼎焉洛邑杜注武王但營洛邑未有都城周公乃卒營洛邑謂之王城即河南城也今河南洛陽縣城内西偏即王城故址）義士猶或非之（夷齊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内史周大夫官）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從舊主之名地從主人從見在得地之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器之始造各有主非今有之而即可為是人之器也故其名必從本主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土地無常主故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承上文言地既可以俄而為所有則既為所取遂可以為所有而于義無傷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媦妹也引此為喻明其終

不可為有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遂成也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為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孔子曰名從主人謂作鼎之主人物從中國謂鼎在宋故曰郜大鼎也

宋以郜鼎賂公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於宋蔽罪

於魯也曰郜大鼎宋本以不義取鼎於郜而魯又
取之於宋也定弑逆之賊取其賂器寘於太廟以
明示百官其後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豈非
則而象之者與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內不受
之辭不曰獻而曰納其義以先祖為不受也春秋
書致賂者三宋以郜鼎賂而書魯取郜鼎于魯也
魯以濟西賂而書齊取讙罪於齊也齊致衛寶而
書齊人來歸明齊首惡且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

魯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羊穀梁皆作紀侯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前滕侯薛侯來朝止稱時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計也為三國計功勞數日月多寡以責宋賂已即是事而朝之已紀也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左氏誤以紀為杞見下有入杞事遂為不敬之說

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之後杞無以侯見者矣故知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按公羊葢鄧國今湖廣襄陽府東北鄧城是與杜注異

左傳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葢蔡地也始懼楚也楚杜注楚國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今江陵縣屬湖廣荆州府紀南城在府北

公羊傳離不言會二國會曰離此其言會何葢鄧與會爾

此外諸侯相會之始而楚為中國患已兆其端闗於天下之故非小故春秋特書之荆楚負險恃彊

有道後服見於商頌周雅及周之衰僭號稱王威行江漢至是遂有憑陵上國之心三國地與之近是以懼而為會其後鄧首見滅蔡侯為俘終春秋之世鄭被蹂躪不能自彊於政治而欲恃外交以抗彊大果何益乎此孟子所以言以小事大惟在於彊為善也

九月入杞

左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 我入之也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但云入某伐某故知入杞者魯也或疑蔡鄧入杞然考之於經如滅偪陽滅賴蒙前事而書者皆稱遂此不稱遂則為魯入無疑矣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

隱公因戎請至再而後與之盟今戎未嘗請而桓

及之盟葢身負大惡欲結好以自固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也

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

左傳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爵飲酒器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彼此相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穀梁傳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者無致會也此以遠故危而致之

凡君行告於宗廟反必告至禮之常也其不書至者未行飲至之禮也凡書至皆稱自會以盟皆因會而為之還時雖并以盟告而出則未有以盟告者故不云至自盟也其或會盟之後復有侵伐之事如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而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偪陽而書公至自會則時

史之異亦因其告廟之文本異而書於册耳

附録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條杜注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縣北有鳴條岡穆侯七年戰條大子文侯也命之曰仇意取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弟桓叔也千畝杜注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今山西介休縣有千畝原穆侯十年戰千畝命之曰成師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太子桓叔竝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

惠之二十四年魯惠公也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文侯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故封桓叔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以貴寵公孫為傅相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亦立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無尊卑但以親疏為

分别皆有等衰衰殺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第降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時桓叔入晉敗歸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杜注翼南鄙邑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熒庭城志云即陘庭也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

自三年以後月不繫王以著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然後歸治其國桓弑其君又成人之亂當類見之期又不入見而請命焉是無王也桓王不能施九伐之法又明年而宰糾且下聘焉王綱盡墜天下自是不復知有王矣或以為周不須歷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

歷明矣又以為此闕文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為此說者皆不明於春秋討賊之義者也

附錄左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武公莊公子次于陘庭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韓萬御戎韓萬莊伯弟梁弘為右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釋例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入河今汾水出山西靜樂縣西南至滎河縣北入河靜樂漢汾陽滎河漢汾陰也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夜獲之國語云殺哀侯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

公會齊侯于嬴 嬴杜注齊邑泰山嬴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州東南

左傳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

魯桓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非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故於嬴之會謹而書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

左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以言不歃血為誓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倡和理均不以齊大衛小而分別之

世至春秋列國多變傾危成俗盟詛多渝二國為會相命以言不復刑牲歃血要質於鬼神故公羊

穀梁皆以為近古而荀卿亦謂春秋善胥命也或謂相命為方伯則經當明著其事以正其不命於王而私相命之罪矣按左氏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謂相命以伯況齊衞胥命以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其戰于郎及盟于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命以伯明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左傳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凡稱杞侯者皆當作紀紀侯懼齊欲親魯為援冀抗齊鄭觀桓之六年復與公為郕之會而冬又來朝則此會之為紀明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 既者何盡也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也歷家以日月交會月

掩日故日食食既則正相掩而日光為之盡也穀

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

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夫夜食而曉見其傷則時刻可稽何為不書朔與

日乎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明復則雖

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蓋日食不占夜猶月

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算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

日食常在晝月食常在夜春秋所書日食或有日

而無朔或有朔而無日或日朔並失乃舊史有詳畧耳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穀梁傳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翬至桓公之編始稱公子桓以為謀主德其援立

而加崇寵也鞏為桓弑隱即為桓逆女以結好於齊所以定桓而因自固也遂之於宣亦然皆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水經注云俗訛為夏暉城今山東肥城縣西南有故城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

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送女踰竟非禮也

讙曾地也父母兄弟無越竟送女之禮譏齊侯也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廟見猶未入國也故從齊侯而為之辭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 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齊侯送女入魯竟公以會禮接之兩失之矣春秋謹而書之所以正人倫之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 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前書翬逆此不書翬以夫人姜氏至以桓既會齊侯而受之於讙也家人之初曰閑有家悔亡桓失其閑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女出嫁隨使大夫聘問自魯出則曰致女自他國來則總曰聘蓋以聘禮致故傳曰致女而經曰聘也隱七年年嘗來聘隱弑而結昏於桓又使年來聘深愛其女而以歸於簒弑之人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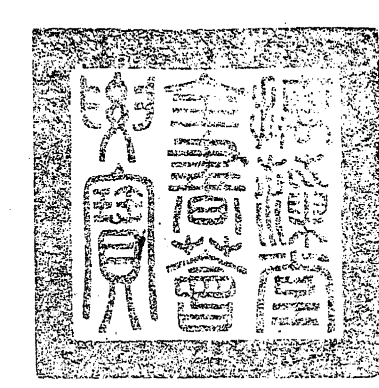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謂宣十六年）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恃賴也謂民猶賴此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惟於桓書有年於宣書大有年蓋桓宣享國皆十有八年而書有年者各一歲則他年多歉而民不

聊生具見矣春秋獨于二公書有年以著其逆天而殃及于民也

附錄左傳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杜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今陜西朝邑縣有芮故城在黃河西岸魏杜注魏國河東河北縣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孔疏世本芮魏皆姬姓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　濬
謄録監生臣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此書蒐狩之始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田者蒐狩之總名春曰苗秋曰蒐蒐簡擇也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以其舍小取大

地遠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上殺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二曰

賔客次殺以供賔客三曰充君之庖下殺備君庖厨之用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于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

戎祀國之大事蒐苗獮狩皆所以講祀事也然先王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事有常時矣諸侯田狩不過郊皆擇山林翳㯓之地有常所矣有常時有常所則民不以為累物不以為害周之正月夏

之仲冬於時為宜狩但魯狩大野乃常所也今不
於大野而遠至郎地則非常所矣故書以示譏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公羊傳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
何下大夫也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桓弟弒兄臣弒君
不類見不請命天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下聘天

理滅人道亡矣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糾位六卿之長降而書名罪失職也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於來聘名宰而天王從其常稱示王當奉天命彰天討也於錫命王不稱天而榮叔無譏焉其義蓋互相備糾書官又書爵任愈重則責愈大而恥愈深也

附録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國今陜西清水縣有故秦城　冬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㤜也㤜者狂也齊人語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二日卒之

者闕

疑

穀梁傳　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言陳侯避病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之不知其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

陳侯鮑曷為以二日卒按左氏公疾病而亂作則甲戌之下當有陳佗作亂之事而史闕之耳疑以傳疑聖人之慎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畧言也

外相朝曰如春秋之世小役大弱役強雖敵體之國不相朝也今以齊鄭之強大相率而朝小弱之紀蓋實襲之幸紀人覺其詐而不得逞耳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而魯史書之孔子

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紀近於齊許近於鄭齊欲得紀與鄭謀之而卒得紀鄭欲得許與齊謀之而卒得許王綱解紐強大橫行相要以利相傾以勢相尚以詐相助以惡而弱小無所逃其禍此春秋於紀侯之去弦子之奔所以無多責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譏使童子出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錄父使子者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古者官有世祿但使之食租衣稅而不畀以政事先王所以優恤功臣而防其敝者至矣周衰官人以世而大臣固位賴寵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

見子孫之進用故未有職司者或承王命而有事於諸侯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而任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也蓋陳佗簒立而葬之

城祝丘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山東沂州東南有即丘城

祝丘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

齊故城此以備之書譏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虢公林父王卿士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黑肩周桓公也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子元鄭公子拒方陳也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萃聚

成也集也從之曼伯為右拒曼伯檀伯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二人鄭臣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杜注鄭地或云即長葛也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鄭臣王雖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 舉從者之辭也謂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諱伐鄭自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為天子病矣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云在乎冀州言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

王不稱天非天討也不書敗示諸侯不可敵王也

鄭伯不朝固為有罪然其罰至貶爵削地而止耳魯桓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討不加乃親帥與鄭私憾之三國以伐之而陳佗簒弒之賊亦許以從師用此為鄭所窺乗其瑕釁以敗王師而自是王命遂不行於天下春秋明治亂得失之原故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著人臣之義伐不書敗以存共主之體而鄭抗王師之罪亦不可掩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凡此

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此書雩之始

左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膏雨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藏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過則書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改卜次旬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公羊傳 大雩者何旱祭也 雩旱請雨祭名 然則何以不言旱言

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
而配以上公禮也大雩則僭天子之禮矣然魯僭
郊禘大雩舊矣欲悉書於策則不勝書故雩祭則
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各因事而書以見
其非義蓋分所不屬則氣不能相感此先王制禮
之精義按以春秋所書而可見者也
螽公羊作蝝

公羊傳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以害稼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姜姓曹杜注曹國濟陰定陶縣今山東定陶縣西北有故城即曹國也

左傳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杜注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今山東安邱縣東北有淳于故城

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稱公與祭公同蓋天子三公而食邑於州者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自曹而來魯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左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　實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行過國竟而無禮于人謂之化

穀梁傳　實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來何也以其畫我過我也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實或曰州公名或曰州公如曹而實來魯從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曰實來若覆書州公來則與祭伯來同而無以見不復其國之義矣

附錄

左傳楚武王侵隨隨國名姬姓侯爵杜注義陽隨縣西魏置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古城在州南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于瑕以待之瑕隨地隨

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鬬伯比言于楚子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父）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漢釋例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武都今陝西寧羌州江夏今湖廣江夏縣）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

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粢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神依于民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傳公羊傳作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

左傳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

五年齊鄭如紀欲以襲之而弗遂至是且將大加兵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蓋有不得已者是以春秋無譏焉

附錄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二帥名）甲首三百（甲首被甲者首）以獻於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為之班後鄭（班次也）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

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八月壬午大閱此書大閱之始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希也大閱之禮三年一舉桓公忽忘武備過于三年是以書之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修先王之教以明達于民國

道也治國之道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大閱者簡閱車徒而訓習之也周禮以仲冬之月大閱其法視三時為獨詳者農隙故也周之八月乃夏正建未之月以盛夏而大閱則非其時矣昭定之間或書蒐或書大蒐凡稱大者皆僭用天子之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今以懼鄭忽畏齊人非時越禮而簡兵車不

獨厲農失政平時軍政之不修亦可見矣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

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其不地于蔡也蔡人殺陳佗者討賊之辭也亂臣賊子或本國之臣子或鄰國之君臣茍有一人能起而誅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予之矣凡簒弑而稱君者著其國之臣子不以為賊而奉之也書陳佗則知陳之臣子本不以佗為君矣用此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州吁陳佗無知皆不容於天壤焉又以知五年陳侯鮑卒甲戌以下所闕即

佗弑大子免事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嫡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宗婦同宗之婦命之命名也

公問名于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

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于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于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諱始于周周人以諱法敬事明神子生三月為之立名以其終將諱之故須豫有所避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物類也謂同日生命之曰同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傳疑故志之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于他人

先儒皆謂嫡長始生即書於策此舊史之法非春

秋書子同生之義也文公成公皆嫡嗣何以莊之生獨書文姜禽獸行故書之以正周公之後决後世之疑而朱子按經以核其事迹謂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姜氏同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以正二傳之妄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

魯桓弑君篡立天下之大惡也紀侯有齊難不能上告於天子自彊於政治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求援於篡弑之人其能國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屬山東兖州府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薪也以樵燒之故曰樵之齊人語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

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但焚一叢一聚非竭山澤而焚之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所以養仁心而盡物之性也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以用火但已過冬狩之期而未及春蒐且咸丘非狩地

故不言蒐狩直書曰焚以譏其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杜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今湖廣穀城縣

治為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

左傳七年春穀伯鄧侯来朝名賤之也二國以春来夏乃行朝禮故經

書夏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貴者無後即郊特牲古者寓公不繼世之義諸侯不臣寓公寓公死則臣其子不得繼父寓公之世故曰無後也待之以初言穀鄧與魯本同貴為諸侯當待之如初也

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

春秋時諸侯相朝皆小國迫於鄰近之大國不得已而為恭也穀鄧近楚而遠於魯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無緣越蔡許陳曹宿郕而來朝於魯以情事揆之必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近楚之國皆不敢容故遠託於魯而魯桓以簒弑得國欲以遠國來朝為名俾行朝禮以自侈大而震耀其臣民故舊史

承而書之而實則失地之君故春秋據其實而稱名也先儒以為貶其朝桓則身為簒弑者會盟侵伐皆不書名而獨於朝之者舉罰頗其類矣至謂去秋冬二時以二國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成則穿鑿附會將以扶植世教而轉破碎經指義不可通使孔子果以宰糾聘桓而闕秋冬則次年仍叔之子來聘亦宜復闕果以鄧穀朝魯而闕秋冬則當於滕子来朝四國會稷以成宋亂先見此義聖

人作經不若是之疏也且幸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如有事將並闕其事耶抑書其事而獨闕二時耶義益無所處矣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杜注王城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郟鄏陌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薦尚韭卵夏曰礿始熟可礿故曰礿薦尚麥魚秋曰嘗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薦尚黍豚冬曰烝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薦尚稻鴈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也瀆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兹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四者四時祭也裘葛冬夏之美服言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之祭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周之春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烝以中冬不失時矣常事不書此何以書經有先起事以見義者書此以見夏五月之再烝為黷禮也穀梁以春舉冬祭為不時則未知周雖改朔而巡狩烝享猶用夏時則尚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則用亥月烝祭亦未為失禮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弒逆之人而無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其重者

而舉法焉餘則從同之義也葢君相一體任之重斯責之專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無貶也此即虞書君臣相戒庶事之原皆繫於元首股肱之義

附録

左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 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以季春而舉冬祭非時也建子之月既烝而建辰之月復烝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不經甚矣

附錄左傳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沈鹿杜注楚地今湖廣鍾祥縣東里有鹿湖池即其地也 黃隨不會 黃嬴姓杜注黃國弋陽縣魏置弋陽郡于此今河南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城在州西 使薳章讓黃 讓責也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淮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栢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西北 季梁請下之下之請服也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 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君楚君也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速杞杜注隨地當在今湖廣應山縣境 隨師敗績隨侯逸逃也 鬬丹獲其戎車丹楚大夫 與其戎右少師寵之以為車右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少師見獲而死是去其疾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桓自弒立恃其彊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郕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以是知儀父蓋知義者也隱有讓國之心則即位三月即來講好桓有簒弒之惡則定位六年尚不與通伐之而仍不至逮十五年然後與牟葛同來蓋困於力之不支耳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故曰不時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春秋凡三書雨雪其二言大以大為異也此不言大以非時為異也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此書遂之始

左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来受命于魯故曰禮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猶造也專事之辭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以上来無事知遂成使于我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今王使祭公来命魯為媒即因用魯往迎

之不復成禮疾王不重妃匹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成其為王后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時天王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為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畧謂不以禮稱之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非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祭公盖受王命問期於魯并逆后于紀耳未有無王命而敢專行者獨書曰來正見非有聘問之事於魯即為逆后来耳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也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盖古禮如此先儒謂三公師傅之官坐而論道不宜逆女宜使卿往公監之盖據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經獨

書劉夏爲義盖謂劉夏以非卿而書晴公合禮則不書也然以傳所書原莊公單靖公證之又似三公逆后周制固然故並存以備稽考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

日講春秋解義卷七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

書

公羊傳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

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閽與昏事

往逆稱王后既歸何以稱季姜自逆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歸者言之未見宗廟不敢以尊自處也京師者大衆之稱經書逆王后者二惟季姜書歸于京師魯主之故必書其歸劉夏逆王后不書歸過魯而魯不為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 巴國名姬姓今四川巴縣 韓服巴行人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 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鄾今湖廣襄陽縣東北鄾城是也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鬬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 二甥皆鄧大夫 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横陳于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嬴姓漢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今少梁城在陜西韓城縣南荀國姬姓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今絳州屬山西賈國姬姓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

歎施父曰施父魯大夫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在齊世子光也言射姑來朝與齊光序諸侯之上皆當譏而下文曹伯卒葬全錄或于曹無譏未可知也此傳者依違之詞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命猶言方命謂逆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茍從之咎魯無失政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老疾當朝覲之期身不能親得使子攝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本無定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故曹伯使朝世子當辭而魯亦不當受葢參譏之

十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桓無王此復書王何也或曰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必反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反常傳論惡遠者十年而必棄桓弑君簒國其數已盈故以天道王法正之也或曰魯采服之國也宜四歲而一見并類見之期計之三不朝矣正天王當以六師移之之節也其義皆可通

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春曹桓公卒 左傳 終施父之言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録 左傳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虞國名姬姓古虞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城鋪旁有丘即桃丘也

公羊傳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託言衛侯不遇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者以殺其恥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而與齊鄭故公往會而不相遇蓋齊鄭急於謀紀而紀魯姻也伐鄭之役衛實從王故魯欲以為援而往會之而胥命于蒲齊衛既合故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與鄭為郎之師也

附錄左傳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四年圍魏所執者

初虞叔有

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杜注地名闕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来戰于郎

左傳冬齊衛鄭来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

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

公羊傳 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兵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偏戰也（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 来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

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内諱也

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也春秋所書加兵於魯者衆

矣未有稱来戰者此著罪之在三國也魯桓弑逆

人人得而誅之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

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且重之以婚姻今乃以私

忿小怨親帥其師而来戰尚為知類也哉鄭人主

兵而首齊以非得齊不能舉是師也春秋時列國

之邦交惟利所在向背無常齊僖嫁女於魯乃聽

鄭而與魯戰盖齊與鄭謀紀而魯欲庇之故盡力於鄭以固其交而姻親有不暇顧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杜注地闕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

惡曹之盟即前此三國之君來戰于郎者也其稱人何自有參盟其惡莫甚於惡曹前此鄭敗王師後此齊滅后之母家衛抗王人子突而自立皆與魯桓同惡故變文以發後人之疑而著其罪也按

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茍皆微者不宜著於經以此證之則此盟乃三國之君審矣

附録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皆國名貳在今湖廣應山縣境軫在今湖廣應城縣西鄖人軍于蒲騷鄖國名杜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在今湖廣安陸縣蒲騷鄖邑在今應城縣北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絞州蓼皆國名絞在今湖廣鄖陽府西北州今湖廣監利縣東有州陵城蓼在今河南唐縣南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

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郊郢杜注楚地今湖廣安陸府治郢州故城是其地也我以鋭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謂子突子亹子儀其母皆有寵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祭杜注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今屬直隸大名府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曼鄧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其後禍亂相仍亦未有甚於五國者考其終始可為亂

常不義者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卒踰兩月而葬慮有爭也葢嗣子為喪主諸侯會葬其位定則不敢争故凡速葬者必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

公羊傳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遷鄭都于鄶而野留野鄙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出突反忽之計不可得行則已實恥之病恥也然後有鄭國計雖不行然仍須力討之令忽有國即費功力猶愈于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穀梁傳 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諸侯之大夫三命受位

列為王臣則同於王朝之大夫而書字祭仲之惡不待貶而見著其爵列所以甚其罪也或疑名其君於下不宜字其臣於上不知君前臣名乃生人應對之禮非所施於國史之紀事各從其宜者也公羊傳以祭仲為知權害義傷教自范甯發之皆知其悖矣

突歸于鄭

公羊傳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其言歸何順祭

仲也

穀梁傳曰突賊之也曰歸易辭也突篡凡之位制命權臣故言歸為易辭非善之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言廢立在已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小白陽生繫之齊明其當有齊也突不繫鄭明其不當立也不稱公子春秋之初凡爭國者皆不稱公子也書歸有二義一順詞也一易詞也後書鄭世子忽則突之不順其迹顯著盖易詞也內則權

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故其歸為易耳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左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既葬稱子合伯子男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忽不稱子者貶而名之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繫鄭明其正也不稱子責不能守其位未終喪

而出奔夫子之道矣其義與國君失位以自奔為文而不書其逐之者同所以警居位者當自彊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折杜注地闕

公羊傳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夫鍾杜注郕地今山東寧陽縣盛鄉城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杜注魯地今山東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明年

又會于虛于龜盖公與突皆簒立聲勢相倚而又有憾於忽宋自納突之後以責賂生隙故公不憚屈巳力為突請以固宋交而定其位也然屢盟而卒畔數會而卒離觀此益見盟會之不足恃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羊穀梁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在今曲阜縣東北源出石門山

左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公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杞當作紀是時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曲池之盟僅能與弱小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杜注南燕大夫穀丘杜注宋地在今山東曹州北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今其地名句陽店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入春秋來燕未嘗見經杜預謂燕人南燕大夫以
昭公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知此為南燕也莊
公之三十年齊伐山戎始為燕通道於周則此年
及十三年所書為姞姓之燕可知矣左傳稱穀丘
之盟亦為平鄭宋觀十三年四國來戰燕亦與焉
則燕乃宋之與國而此盟之為鄭請可徵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八月從赴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杜注宋地疑在今河南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杜注宋地疑在今河南睢州境

左傳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桓公委宗社人民五出與宋會厲民荒政甚矣魯宋五會之地闞魯地夫鍾亦近魯故宋公來會欲因魯以責賂虛龜與穀丘皆宋地故桓公往會欲為突請免賂覲所會之地而情事可推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在今直隸東

明縣
西南

左傳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鄭終不肯致賂宋遂辭平是以與鄭盟而謀宋也

突稱鄭伯不沒其實也雖簒弒之賊國人君之諸

侯君之其會盟侵伐苟不以爵書則非其實而亦

無以屬辭盖列國之君書爵而一人獨書名則與

大夫之會盟會伐者無以異矣王迹既熄霸統未

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隐十年見兵革之亂也

桓十一年十二年見會盟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忌無復此亂矣故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　再稱日決日義也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通一經惟此重書日蓋册書之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耳或曰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非也會盟宜日者也其不日者史失之耳武父之盟

既書曰使晉卒不再書日則不知其卒於何日矣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師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亂長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上

来戰于魯此往戰于宋嫌其異故復明之

穀梁傳 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也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于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戰輕于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公及鄭伯十有一月盟于武父則十有二月伐宋者為公與鄭伯明矣內不書公而鄭亦稱師何也變文以著其罪也来戰者罪在彼往戰者罪在我宋人責賂不已固不為無過然魯桓取其賂以成

亂鄭突資其力以篡國及鄭以責賂背宋而魯遂黨鄭渝數會之信連兵深入戰於國都邦交之翻覆譎詐之傾危若此此聖人所以深惡魯鄭也

附錄左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彭水名杜注在新城昌魏縣今故昌

魏縣在湖廣房縣西南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杜注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今湖廣宜城縣西羅川城乃羅故國其在平江縣南之羅城與湘陰縣接界者是後徙處也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有三年春

附錄左傳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于益衆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名子爵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褒信故縣在今息縣東北其賴亭在商城縣南皆屬河南光州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賴人仕于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杜注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湖廣宜城

縣南有宜城故城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杜注南蠻即今中盧故城在湖廣南漳縣東　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荒谷杜注楚地荆州記州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荒谷在今湖廣荆州府　羣帥囚于冶父冶父杜注楚地水經注荒谷東岸有冶父城在今荆州府東　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

請修好

公羊傳　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郎雖在郊內尚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

穀梁傳　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

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于紀也春秋戰無不地鄭氏曰紀當為巳謂在魯也字之誤耳

此戰先儒多主穀梁謂戰于紀其實當以公羊為正蓋宋怨魯鄭伐其國都故連三國之師造於城下無四鄙城邑可書故不地也使戰于紀則當書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公會鄭伯救紀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事乃明著何為故隱其辭使人莫辨哉首齊侯國彊而近魯故宋推以主兵也先

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與戰異日也衛侯書爵先君未葬而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凡諸侯在喪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惡有淺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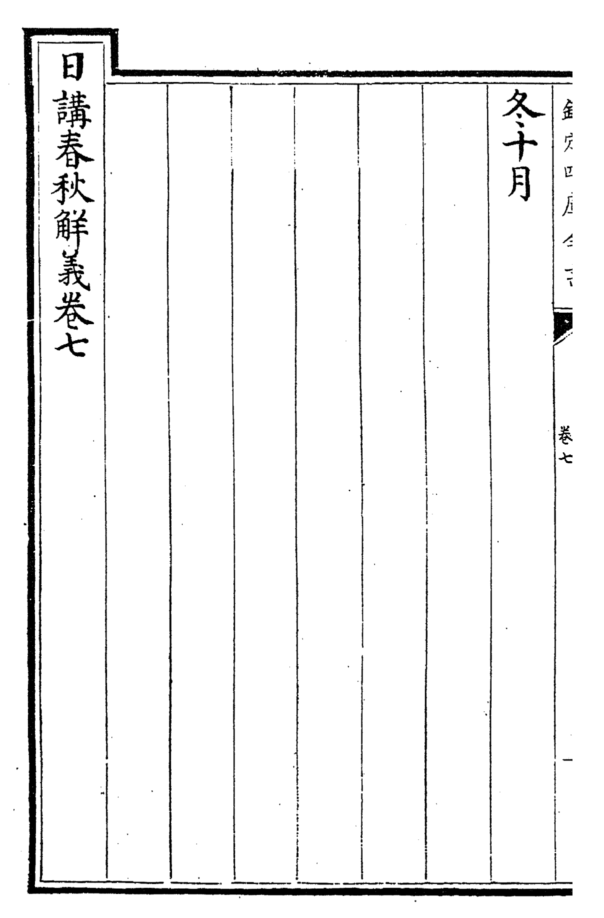
三月葬衛宣公

列國諸侯之葬必我往會而始書魯方與衛戰而不廢喪紀葢魯秉周禮與衛舊睦故也

夏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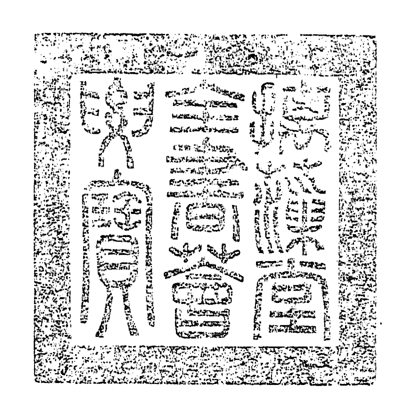
自禹濬畎澮距川周公因之益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年之豐凶一視農力而水旱不能為災周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司空之法不修於是水無所洩旱無以溉尋常水旱猶或有蓄積可支苟遇大水則不獨禾稼不登而廬舍人民且不可問矣春秋備書於策所以悼禹功之遠憫周制之廢生民受患而無以拯濟也

秋七月



冬十月

日講春秋解義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惪滋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